往事随想

我的母亲

查政权

今年是我母亲去世32周年。多年前就有想写一篇纪念母亲文章的冲动，但一直受凡尘杂事所扰难以静心，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动笔。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妇女，出生于1925年，在那个年代，农村女孩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没读过书，她也不例外，所以，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母亲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乱中度过，逃荒要饭、当长工是她结婚前的生活写照，所以用苦难这个词都很难形容她的一生。

母亲出嫁前是家中的老大，作为家中长女，从记事起，她就承担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的重任，或放牛，或种田，或带弟弟、妹妹，在那个年代，一般家庭的女孩从小就要裹脚，她因为从小就帮着大人做事，所以母亲没有裹脚，为此，母亲老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她应该是她那个时代为数不多没有裹脚的女孩，但没有裹脚这事在1949年后倒是帮了母亲很大的忙，因为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一个裹了脚的妇女干农活是非常困难的。

母亲和父亲结婚，是两个极度贫困的年轻人的结合，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婚后，两个人住在一间茅草屋中，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给人当长工。直到1950年土改，他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和山林，生活才稍微有点起色。但好景不长，由于哥哥姐姐的相继降生和抱养的大姐，三个幼小的孩子嗷嗷待哺，加上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策影响，叠加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使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五口之家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但母亲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她把这个极度贫困的家操持得有模有样。我从记事开始到小学毕业，好像一年都吃不到一次纯白米饭。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每顿饭不是青菜就是山芋拌饭，只有锅正中间有两碗左右的米饭，一碗白米饭是给我的父亲，因为他是家中的主要劳力，另一碗就与旁边的青菜山芋搅拌，这是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长年的主食。我记得小时候一年中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猪肉和白米饭。我母亲算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正是她的精打细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虽然吃得差，穿得破，但没被饿死冻死就是很大的幸运。

母亲是个勤劳的人，她是全家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白天，她和男劳力一样在生产队做工，收工后她还要伺候一家老小一日三餐。家里的自留地是母亲一人耕种，那是全家口粮的重要补充来源，没有自留地，光靠生产队分的口粮，半年都不够吃。所以种好自留地是她除生产队做工外最重要的事情。正因母亲的勤劳，我家自留地可以说是全村种得最好的，无论是青菜、辣椒、黄瓜、茄子、南瓜，还是山芋、小麦都是长势最好，收成最多，这也是我家成为全村唯一不借粮的人家的主要原因。忙完自留地，把一家老小的晚餐做好，等吃完洗好锅碗，把我们安排上床后，母亲还要在油灯下纳鞋底，因为一家老小一年四季的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所以，我小时候基本不知道母亲何时起、何时睡，因为每天我一睁眼看到的就是她忙碌的身影。为了贴补家用，母亲每年都要喂十几只鸡和两头猪，鸡蛋基本不吃，卖到供销社换点油盐，两头猪一般是卖一头，换来的钱结清全家全年的外欠账，另外一头留做杀年猪，猪肉一般是卖一半给没有养猪的村民，留一半腌咸肉，这就是整个下一年全家的荤菜。

我的母亲手巧，她腌的咸菜，做的腐乳，晒的山芋干、切的米糖都是美味，也是我们在贫困年代佐餐、打牙祭的主要美食。我从初中开始在学校吃饭，一直到高中毕业，近六年从来没有在学校食堂买过一次菜，都是自带母亲腌制的咸菜和腐乳就饭。正是因为儿时的味蕾，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就咸菜吃饭，虽然大家都说不健康，但我就是好这一口，只是现在买的这些腌制品多少都少了一点妈妈的味道。

我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虽然大字不识，但她为人心地善良，在村里，她人缘好，从来没有跟村民吵过架，红过脸。母亲会烧菜，村里不管谁家红白喜事，母亲都热心帮忙，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活条件好了，红白喜事的规模也大了，母亲帮忙的地缘半径也大了，她的帮厨辖区竟然到了沙坝和烟店等其他大队。不过不像现在的大厨，我母亲的服务是全部免费的。母亲的善良还体现在对待困难的外人身上，我们小时候，经常有要饭的人，尽管我们自己吃不饱，吃不好，但只要有人上门乞讨，哪怕家里只有一升米，母亲也要匀半碗给人家。

我参加工作后，多次邀请母亲来我工作的城市，她都以家里忙走不开为由予以推托，但当得知我妻子怀孕后，母亲第一次主动让哥哥写信给我说要来我家，记得那是1991年的12月份，在妻子临产前我专程回家接母亲，那是她老人家第一次到除了县城之外的大城市，妻子对此也十分重视，挺着大肚子帮母亲添置了里外全新的鞋袜衣帽。12月23日，天降大雪，妻子被推进产房，母亲冒着严寒一直在产房门口等待小孙子的降生。母亲在我家住了大约一个月，因为快要过年了，母亲坚持要回老家，我虽再三挽留，但她去意坚决，所以我在腊月二十八给她送上了回家的长途客车。谁知车站送行竟成了我们母子的永别，回家后的第二十天，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倒在厨房灶膛门口的柴草堆上，在昏迷了十天后，母亲撒手人寰。据我大姐说，母亲有高血压病多年，经常头晕头痛，但她一直没有告诉过我，特别是在我家的一个月，她从来没说过哪里不舒服，所以我也没有想起带她去医院做个体检，这个疏忽大意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的母亲一生平淡无奇，但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在柴米油盐的平凡琐碎中，她悄无声息地走完自己的人生。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步入花甲之年，对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有时夜深人静时我常想，不知天堂里有没有信使？有没有人告诉母亲，您的儿子我如今也白了头，退了休。老家的老屋早已不在，为了方便生活，大哥把新屋建到了大路边，曾经的老屋除了一间堂屋尚存，其他都已成为一片废墟，看不出当初的任何痕迹。我的母亲就葬在老屋附近，所以我每次回家都要到老屋去看看，我想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的话，那我母亲就一定会在老屋那里等候我回家，因为那里是我曾经的家，是我永远的根……

家 园 蔡晓阳 摄

五彩地絮语

骑行的智慧

阳经伟

邻居陈伯每天都要去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做事。他骑个电瓶车，油门一拧，车子就飞快地蹿出去了。每天出门早，回来也早。

有一天傍晚，过了正常时间二十分钟，陈伯还没回来，婶子有些纳闷。我们邻居几个正好在一起聊天，就安慰她说，兴许路上有什么事耽误了呢。正说着，只见陈伯慢悠悠地骑车回来了。

大家都惊掉了下巴：风风火火的陈伯怎么突然成了慢性子？

面对大家的疑问，陈伯解释道：“早上起来才发现昨晚忘记给车子充电，真是人老了没记性了！没办法，回来只好骑慢点。”

我奇怪道：“同样的电量，难道骑慢点续航就会变长吗？”

陈伯一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的表情：“一看你就很少骑电瓶车吧？电瓶车快没电的时候，如果骑得快，很快就会没电，直接把你抛在路上。只能开最低档，才能勉强骑完全程。”

陈伯打开了话匣子，忍不住又说了几句：“你们年轻人生在好年代，没挨过饿。我年轻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口粮都很少。有的家庭，刚领到粮食的头几天就大吃大喝，到了后面就要忍饥挨饿；我母亲很细心，一开始就做好计划，每天的粮食定好量，再配点红薯，每天都能吃个七八分饱，而且一点都不浪费。现在想来，我那母亲大人真是有大智慧的人哟！细水长流，这道理永远不会过时的！”

大家纷纷打趣说，陈伯还是一个哲学家呢！听完陈伯的一番话，我想起了不少事情。

我喜欢看长跑比赛。参赛队员如果一开始就疯狂冲刺，那么结局是显而易见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最终难免被其他人超越；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一定是最睿智的体力分配专家，在保持优势位置的前提下，该慢的时候慢下来，保存体力，准备最终阶段的冲刺。“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在长跑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一次长途旅行、一场重要考试、一个重大项目，很多人一开始搞得轰轰烈烈，用力过猛，但很快就耗尽了精气，磨蚀了耐心，最后只能虎头蛇尾以失败告终；相反，有的人制定了长远计划，每天努力一点点，结果坚持到了最后，成了赢家。

全程冲刺只适合短跑。如果路途遥远，那就多一些耐心和坚持吧。牺牲一些速度，但你终将成为漫漫长路的胜者。

生活感悟

走，回家去！

吴艳红

每到周五，住在乡下的婆婆准时打来电话。

从我们结束漂泊回到家乡的城市里来工作起，每个星期就上演一次。她变着法，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我们回家。记得上次，说家里的水泵坏了，家里停水几天了，要我们周末回去修，老公载着我和儿子心急火燎地回到家时，却看见两个老人正在院子里兴高采烈地杀鸭子，水龙头的水正欢快地流着。哪里是水泵坏了，分明是骗我们回来吃鸭子。一次两次……这样的谎言渐渐让我们心里生出了些许倦怠，有时我们就推脱，这个星期有事，下星期再说吧。有时是真的有事走不开，就这样，有时一个月都难得回去一趟了。

但不管你们怎么推脱，每周五婆婆的电话还是会雷打不动地打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老人就像那个要糖吃的孩子，不依不饶，固执得有点让人心酸。

就这样周而复始，直到那个星期我们回家了，她就像一个关不住的话匣子，东家的儿子考上了学校，西家的黄牛下了崽子，前屋生病的老人又有几人来看过，后屋的女人又跟某某发生了矛盾……诸如此类的事情，她说起来没完没了。而此时的公公，则惬意地叼着旱烟，坐在板凳上看着满院子里疯跑的孙子，一脸满足与幸福洋溢着。

也就在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他们的苦心。编着谎言，每个星期雷打不动的电话，为的就是这一刻，我们都回家来团聚。

记得前几年，我们一家人在异乡漂泊了几年后，决定回乡久居。这事，让两个老人高兴了好久。从那时起，婆婆跟人说话的音调不知不觉中高了几分，满院子都是她那高亢的声音。她多买了许多鸡和鸭养着，而公公也多种了许多菜，忙得不亦乐乎。也许对于老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团聚更值得高兴呢。

在这个秋阳暖暖的周末，婆婆又打来了电话：家里杀了鸭子，包了饺子，带孩子回来一起吃吧。声音里有一份征寻的小心翼翼，和一丝难以察觉的乞求。心里漫过莫名的酸楚，感动着，温馨着，我知道婆婆想我们回家了。

走，回家去！我拉上老公，带着儿子，往家里奔去。这个世上，又有多少个父母亲像他们一样，期盼着我们回家呢？趁他们还健在，常回家看看吧。

岁月留痕

豆里烟火人间

宋 扬

我清苦的旧日生活曾被一粒粒黄灿灿的豆子照上一抹暖光。

我们宋家坝人说的豆子，只指大豆。那些年，在宋家坝，豆子只是大米、玉米、红薯之外可有可无的陪衬，并没有获得成行成排大规模播种的机会。肚里荤腥少，乡亲们对稻谷、红薯、玉米的需求量大，豆子产量低，只能在稻田边的田埂侧或玉米地的边边角角见缝插针零星点上一些。

稻谷渐黄的时候，豆荚慢慢鼓起来。忍不住馋嘴的可以开始剥青豆吃了。此时的豆子，清嫩之豆香气最为浓郁，用来烧猪肉、烧鸡最合适不过了。第一批青豆上市，其价钱都快赶上猪肉了。我家自是舍不得轻易吃青豆的，母亲把青豆一粒粒剥下来，背到镇上卖给吃得起的人家。母亲也兼卖其它蔬菜——茄子、生姜、黄瓜、南瓜……她心疼我和妹妹正在长身体，卖掉青豆，有时也割回两斤猪肉，用来炒青椒。如果恰逢雨天，生意不好，青豆没卖完，我和妹妹就也能吃上心心念念的青豆烧肉了。

收走稻谷，砍掉玉米秆，配角儿豆稞俨然成了深秋田野这部大戏的唯一主角儿。秋风吹，百草黄，豆叶渐枯，一粒粒饱满的豆荚只等时间赋予它们深沉，赋予它们金黄。找个晴朗的日子，母亲把豆稞从田埂里一窝一窝拔起来，背回家，让它们平躺在院坝里晒太阳。连续几个晌日头，豆子在豆荚里收缩变小，一翻，能听到豆子在滚动，哗哗响。有的豆荚已被晒开口，“啪嗒……啪嗒……”连枷声起，无数豆粒在空中飞舞，它们终于见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抹秋阳……

母亲把晒干的豆子收拢来，装了小半蛇皮口袋，小心埋进谷仓里的谷堆中，她要用谷子的干燥保障豆子不回潮，不被虫蛀。这些豆子，将在腊月二十八九派上大用场。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母亲从谷堆里刨出那小半袋豆子，择了择，挑出两碗留作种子。剩下的，洗干净了，通通倒进大盆里，泡上清水。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家共同出钱找老石匠凿的那块大磨盘前，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磨盘放在表婶家的屋檐下——只有她家的房子是宽屋檐，下雨也淋不着。大家端着头晚泡好的豆子，挑着一副准备装豆浆的空桶。往磨盘心添豆子的掌勺工作，大人们不放心交给我们小孩子操持。勺中豆多豆少、水多水少，全靠经验，还得手快——推磨人的节奏几乎是恒定的，掌勺的稍慢，被快速转动的磨杆打断手的可能都有。这样危险且精细的活儿，自然只能交给心灵手巧的女人们。磨盘“嘎吱嘎吱”的单调韵律中掺着大人们爽朗的笑声，小孩子们在磨盘旁的院坝里玩弹珠，打纸烟盒，真真假假地干仗……直到所有豆子都推完了，才各自回家去。

豆浆挑回家，用纱布滤掉豆渣，立即上灶煮豆浆。父亲把豆浆翻进锅里，浆水一开，母亲舀出两大碗，兑上过年才买一些的白砂糖，招呼我和妹妹赶紧热热地喝下。多年后的今天，豆浆早已是最稀松平常的早餐之一，但我固执地以为后来喝过的所有豆浆都远不及那些年母亲做的豆浆的万分之一，大概是因为那豆浆里有母爱的滋味，有乡亲们的欢声笑语，有时光远去的背影，还有那些涩滞生活中的点滴光泽。

去年回老家时，我从表婶家门口经过。不经意间，我又看见那个老磨盘，它半陷在表婶家门前的自留地里，已经太久没有豆子与它亲近，它干缩着，蜷曲着。四野的苜蓿、刺苞、络石藤黑潮一样漫过来，几乎就要将它完全淹没了……

汪曾祺先生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想，那青豆、那豆浆便是我生命中常忆常新的人间烟火。

世间万象

妻子爱上直播购物

许海利

每天晚饭后，妻子就开始抱着手机观看直播购物，伴随着带货主播的热情介绍和疯狂推荐，需要的，不需要的，她是一股脑儿想着下单“冲”！

小到几毛钱的抽纸，大到上千元的护肤品，妻子统统在直播间“解决”，偶尔碰上搞大促，更是争分夺秒地下单。有时一些限时抢购商品，稍一犹豫，就已售罄，妻子就会用力拍打大腿，那百爪挠心的样子，仿佛错失了一个亿。

自从妻子成了“购物狂”，每天叫醒她的不是闹钟，更不是梦想，而是快递员的电话。四面八方邮寄来的快递，如同雪片般纷至沓来。拿快递，拆快递，妻子尽情地“买买买”和“拆拆拆”，慢慢家里就成了一个大卖场，各种化妆品塞满了柜子，各种款式衣服挂满了衣橱，抽纸更是堆得如同小山一样……

“家里买这么多东西，根本就用不完，既占地方还浪费钱，何苦呢？”妻子成了“剁手党”，我是一肚子怨言。

“你懂啥？我买的东西不仅物美价廉，还有很多赠品呢，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再说东西买回家又放不坏，慢慢都能用得上！”面对我的指责，妻子不以为然。

为防止妻子在直播平台越陷越深，我曾尝试过多种方法，阻止她购物。每次在她剁手火拼之时，我就想法占用wifi网速，拖延她下单时间；我还给她摆事实讲道理，结合真实案例说明家庭和谐的重要性，想法把她“绑架”到道德制高点，但每每都让她一句话怼回：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妻子不假思索地冲动，伴随的往往是深深的后悔。一次，直播平台搞化妆品促销，一件号称专柜1800元一套的护肤品，直播间只要299元，为了给粉丝“争取利益”，带货主播和商家代表你来我往“表演”砍价……这时妻子就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只等一声令下，就下单。果不其然，平台刚放出链接，她就毫不犹豫下了单。不出意外，妻子又率先抢单成功，这时她挥舞着手机冲我嚷嚷道：“亲爱的，我又抢单成功了，一下就节省了一千多块钱！”

“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不要被带货主播忽悠了，以防踩坑！”看着妻子眉飞色舞的样子，我没好气地说。

果不其然，我一语成谶，妻子使用这款化妆品后，脸上生出许多小红点。她一向注重外在美，就直呼不能出门见人了。这时，我赶紧拿起这款化妆品看了起来，发现居然是“山寨”产品。

“上次你看直播买回的蛋糕，难吃到吐；9块9秒杀回来的洗脸巾，根本不吸水……很多东西，你以为捡了便宜，其实吃了大亏，直播有陷阱，购物需谨慎！”我赶紧抓住有利时机，对妻子展开警示教育。

“其实我也知道直播购物有风险，买来的货物质量参差不齐，但就是管控不住自己，今后我一定不再冲动消费，避免踩坑……”这次直播购物让妻子是彻底醒悟。

“那还不赶紧退货？”听了我的话，妻子立刻把这套化妆品装入包装盒，一溜烟跑出了家门。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想这次肯定会吸取经验教训，不会再沉迷直播购物了。可万没想到，两天过后，她又抱回家三四个大小不一的包裹……

雁南飞 代宜喜 摄